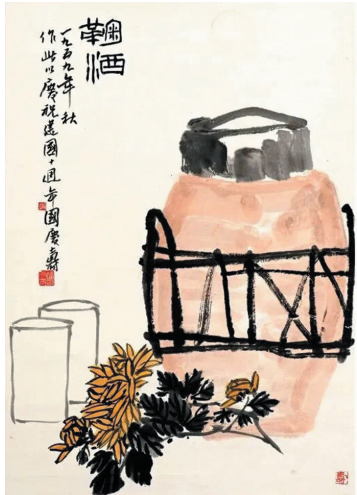


缙乡五雅



周益

鱼米之乡宁海粮食富足,历来酿酒之风盛行,宋储国秀在《宁海县赋》就有提到,后有杨万树的《六必酒经》和干善韶的《酒谱》。品种有白酒、黄酒、啤酒以及泡制酒,五花八门,白酒中有高粱烧、五粮烧、米烧、甘蔗烧、番薯烧,甚至还有茶叶烧、藤梨烧、杨梅烧、桃烧、桔烧……一切皆可烧,青梅酒、杨梅酒、覆盆子酒、山黄精酒、金樱子酒……一切皆可泡。各乡镇基本都有酿酒作坊,村庄如簪苕谷、忬胡村、涨坑村以酿酒出名,不少村子像峡山、竹口等都有老酒坊、新酒坊的地名。更有东门老酒、大梁山啤酒、力洋酒、凤潭清等一大批知名品牌,力洋古法酿酒技艺、凤潭糯米烧技艺、明港黄酒酿造技艺先后列入市县级非遗项目。

在酒里喝出点文化,是挺有意思的事情。喝酒的古代文学家里以唐“饮中八仙”最为有名,画家中爱酒之人也大有人在,画圣吴道子每欲画前,必先饮酒。徐渭饮酒之名,连潘天寿都作诗“莫谓病狂兼病酒,尽情描写寂寥心”,近代唐云、傅抱石也皆是好酒之人,尤其是傅抱石,铃有“往往醉后”这方印章的作品,必是得意之作,似乎不喝点酒就写不好诗画不好画。作为宁海人的潘天寿不喝点酒总少了点意思,吴昌硕高度评价潘天寿的诗:“巷语街谈总入诗”,那从诗

潘天寿与酒

酒泉,汨汨东流成大川,吾辈饮之不醒自年年,不管眼前沧海变桑田”。不懂饮酒之人,实难写出如此沉醉意趣,必定是大醉之时,一气呵成的神来之作。

有前途未卜、情绪低落时候的闷酒。在青年时代,心怀抱负而一时无法实现,由杭州回乡,一身烦恼的他写下了秃头僧自嘲,他说写诗是“一时闷损疗治之特剂耳”,酒亦有此功效,借酒浇愁情理之中。1921年—1922年间在宁海任教时所作《夜归竹口》写道:“漉我新酿酒,剪我园中葵。”(新酒就是用糯米酿制的米酒,宁海人称江面清或江米清,因为有米浮在酒面,需要过滤)在1921年春天《独游崇寺山桃林》中有两首:“同许清真同酒脱,万花扶我酒初醒”,“却道今宵重醉后,月明携我上天台”。1926年潘天寿作《醉醒图》上所题“我亦觉来闻风雨,谁能醉后任狂”,事大如天醉亦休,此为陆放翁语,是深得于酒意者。”而陆游的《秋思》中原句是“日长似岁闲方觉,事大如山醉亦休”。所以前两句疑为潘天寿所撰。

有所谓雅致下的小酌。1928年从上海到杭州,受聘国立艺术学院中国画主任教授,生活开始安定:“酤酒归来芳草路,桃花已衬小楼殷”。中秋登天韵楼观《明皇游月宫》名剧:“月明歌子夜,酒醒漾吴钩”。

有好友同游美景的酒逢知己千杯少。1935年3月,潘天寿与朱屺瞻、姜丹书同游富春江,由金华便道诸暨,访古竺萝村谒施子庙:“应趁今宵明月好,一卮清酒醉鸣珂”。《横江舟中听曲》:“银缸艳映花如锦,已是周郎酒乍醒”。在一幅《白石诗意图》上,姜丹书记下了“乙亥春初置酒,余以白石道人诗命题,阿寿急就大略即入席,小醉后不肯再笔,余乃狗尾续貂而成之,一时逸兴,满纸荒烟”。《登天台莲花峰拜经台作》之二“极海波涛耐细听,重裘无碍酒初醒。陡知绝顶临风立,百万峰峦为我青”。《出关》“梦里轻车转迅速,东风赋酒未全醒。出关不在扶徐地,为到辽东看紫丁”。

特别是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期

盼胜利的祝酒,最能体现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。抗战开始,流离颠沛的杭州国立艺专在1938年迁至沅陵,虽是中秋佳节,但遭乱辰州,秋雨绵绵,夜间无月作此解之“捷闻终有日,莫负储甘醇”。1939年,端午节在昆明城内的万胜楼聚餐,醉后写下了:“天耐宜死醉,海渴任扬土。眉鬓师陈老,江山血战春。”《酒醒》中自嘲作为一介书生面对战争的无力,希望在战争浩劫之后,可以像新荷一样重放光彩,“百懒难医是散材,酒醒无力耐轻埃……为抗儒坐香风古,容得新荷一柄开”。1941年初春,时在四川璧山的潘天寿,因为一年前年仅四岁的儿子潘赦夭亡,分外挂念浙江的妻儿,获假一年返浙探亲,并为学校采集画材,留别李超士、关良等同仁,喝过浓香的川酒,写下“春水横眸巴酒昏,墨云为画蜀山知。看梅且订明湖约,奏歌凯旋预有期。”四川返浙经过都匀时留下《都匀夜醒见月》:“何日同归西子湖,波光如镜鸥鹭,六桥三竺闲提壶。把杯泥饮五人俱,古无怀天长欢娱”。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,准备迎接胜利:“寒勒江梅浅,春回绍酒知。椒花应制颂,已近太平时”。

未收录在《潘天寿诗存》内,发现1934年第四卷《江苏学生》中有一件行书作品:“瓦炉火热花雕酒,山马毫刚鸦嘴锄。雪色小楼虚古白,持杯闲草上清书”,以及1963年11月28日,潘天寿随中国书法代表团访问日本,日方奉道春海在家设晚宴招待,喝大概是日本清酒,期间潘天寿以行书斗方书赠“翰墨因缘古,天涯交谊深。会心友琴瑟,杯酒莫辞斟”。

此外还有一首,全诗没有一字写酒的是《赤水河旅次》:“一宿缘宁浅,间关万里程。篝灯炖虫语,乡梦乱鼙声。国溯鳧鱼古,山难巴蜀平。明朝须早发,风露不胜情。”可能因为第二天要一早出发,忍住没喝。住在号称酱香酒的母亲河边,闻着酒香,梦里全都是酒,如果不喝酒,我是做不到。到底喝了没有,留个猜想吧。

收藏宁海



有趣的“白木小件”

应敏明

推磨,拉车,耕田,织布,放牛,划船,读书,弹琴,车水,采桑,放风筝,抬轿,锯板……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田园生活和劳动的场景,在旧时宁海的民间艺术品“白木小件”中都有充分的展示。

“白木小件”是宁海独特的传统民间艺术品,据《宁海县志》记载,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传承。位于美国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,至今珍藏着40余件来自宁海的“白木小件”。“盛世收藏”,就二十年來文物纷纷回流祖国,其中就有宁海的“白木小件”。宁海“白木小件”国内存世量不多,回流颇多,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,当年宁海“白木小件”主要是供出口的,在国外有一定的存量。

今年5月,甬上收藏家何晓道在美国洛杉矶古玩店淘到一组“白木小件”,共26件,原盒包装,包装盒注明出口日期为1931年。

相传,清嘉庆年间,上海的码头总停靠着很多五颜六色的外国轮船,许多国内的小商小贩在码头向外国人兜售小工艺品,以维持生计。其中一个宁海茶山的雕花人,出售他用家乡茶山上的白茶树为原料,雕刻出来的一些高不过三寸的小人物、小动物、小器物等,由于样子讨巧、可爱,深得外国船员的喜欢,他们纷纷购买带回,作为礼物。据说,这就是宁海“白木小件”的起源。

当年宁海茶山的“白木小件”雕花人只留下故事,没有留下名字。根据宁海文史资料记载,到了清晚期,县城海浪桥有一叫“华氏兄弟”的作坊,他们雕制的“白木小件”曾一度远销南洋;民国时,县城商人顾鸿章赴南洋做“白木小件”等手工艺品生意,赚得盆满钵满,还资助了同盟会闹革命,后回家以一万大洋建造了顾家大院。曾经的“白木小件”在当年名声显赫一时。

当代“白木小件”的传承不得不说徐永水先生。徐永水是宁海“白木小件”的第四代传人,为人儒雅,有长者风范。他1937年出生,18岁跟老艺人王大外学习“白木小件”制作。1954年,徐永水参加了宁海手工业合作社,当时“白木小件”被上海的外贸公司列为出口产品。上世纪60年代后,“白木小件”退出了市场,徐永水也因此改行,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,“白木小件”未曾从徐永水心中消失。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,徐永水再一次拿起刻刀,创作出一批“白木小件”作品,让世人惊艳。这门濒临失传的手艺,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。

宁海“白木小件”作为民间艺术品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趣味和风格。这艺术趣味和风格,在中国的雕刻作品中,是非常另类的一个品种。

“白木小件”采用直线条的雕刻技法,作品高不过三寸,都是小玩偶。工匠刀法流畅,不多一分,能省略则省略。表现人物风格写意:有头无发,有面无耳,嘴上一线红,眼睛一条线,卡通感极强。

但单靠极简洁的人物塑造,“白木小件”就会显得单薄,艺术感染力不强。“白木小件”能吸人眼球还得依靠整体的场景感,而且是一组又一组的,组成了人们生活和劳动的欢乐场景。比如“农家乐”:有耕田,织布,车水,放风筝,钓鱼等,观之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“白木小件”还有个明显区别于其他传统民间艺术品的地方,就是题材的表现。传统民间艺术题材,大多表现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文人轶事、传说故事等。“白木小件”题材局限于乡村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。

“白木小件”不上漆,能保持原汁原味的木质肌理,有超前的现代环保意识,得益于其制作原材料白茶树。宁海茶山,又称盖苍山,是宁海东部最高的山脉,其主峰海拔872.6米,此山面海,雾重,温度、湿度适宜生长白茶树。白茶树木质细腻,结实有韧性,光洁度好,宜入刀,跟黄梨木适宜制作文人家具,紫檀木适宜雕刻凤制作宫廷家具一个道理,白茶树木是制作小物件的天赐良材,也正是白茶树孕育出“白木小件”的艺术生命。

方寸之间,尽显生活。如何把平凡的事情做得有趣味且生动起来,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这需要有一种高级的审美。宁海“白木小件”充满着童真、童趣,践行着对简约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


图片均为1931年出口的宁海“白木小件”。2024年5月购于美国洛杉矶古董店。(应敏明 摄)

陵南高风

方孝孺前童讲学记



石镜精舍

鲍常飞

在浙江宁海县的一个古老村落——前童南岙村,时光仿佛被温柔地凝固在了这片被山水环抱的净土上。这个村落距离童氏村宅有五里之遥,中间隔着一条清澈见底的白溪,溪水潺潺,如同一条银色的丝带,将两个村落分隔开来。尽管交通不便,但南岙村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幽美的自然环境,成为了文人墨客向往的世外桃源。

在这片被人遗忘的角落,却孕育出了一片文化的绿洲——石镜精舍。石镜精舍位于南岙村的中心位置,南靠石镜山,北临白溪水。石镜山因其山中有一块巨石,平滑如镜,每至雨天,水满石面,熠熠生辉,仿佛真的成了一面镜子而得名。白溪水则从山间倾泻而下,流

经精舍之北,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生命与活力。

六百多年前,一位有识之士,选择了这片土地,建立了石镜精舍。这位有识之士就是童思立。童思立,字伯礼,号谨节,是江浙行省台州府宁海县塔山童氏的七世祖。他自幼聪颖好学,博览群书,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。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,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道德、有学识的人才。因此,洪武十三年(1380),他拿出部分家财,修建了石镜精舍,并身体力行,致力于教育事业。

石镜精舍的建立,为前童的学子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。精舍内藏书丰富,既有儒家经典,也有诗词歌赋、历史传记等书籍。学子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借阅书籍,汲取知识的养分。然而,童思立并

不满足于现状。他深知自己的学识有限,无法为学子们提供更高层次的教育。因此,他一直在寻找一位有学识、有品德的学者来担任精舍的讲师。终于,在洪武十八年(1385),他找到了这样一位学者——方孝孺。方孝孺,字希直,一字希古,号逊志,是明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。他与童思立有着亲戚关系,对童思立的办学之举极为赞赏。当童思立邀请他前来前童为子弟们授课时,他欣然接受了邀请。

方孝孺来到前童后,立即被石镜精舍的美丽景色和浓厚的学习氛围所吸引。他决定在这里讲学,将自己的学识和品德传授给更多的学子。他的教学方法独特而有效,他注重启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,鼓励学生敢于质疑、勇于探索。他的讲学风格幽默风趣、深入浅出,让学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知识、领悟道理。

在方孝孺的悉心教导下,石镜精舍的学子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。他们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,还培养了高尚的品德和远大的志向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明朝的栋梁之才,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除了讲学之外,方孝孺还经常

带领学子们游览石镜山和白溪。他们穿梭于山林之间,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,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。在游览的过程中,方孝孺还会向学子们讲述一些历史典故和人生哲理,让学子们在游玩中也能学到知识。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子们的课余生活,还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情谊。

方孝孺在前童讲学的故事传遍了四方。他的学识和品德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和尊敬。他的讲学不仅为前童的学子们传授了宝贵的知识,更为这片土地开创了良好的读书风气和文化传统。在他的影响下,前童成为了一个文风昌盛、人才辈出的地方,被誉为“江南儒镇”。

如今,石镜精舍已经成为了前童的一张名片和文化象征。精舍内保存着方孝孺的雕像和《石镜精舍记》等珍贵文物。这些文物不仅见证了方孝孺在前童讲学的历史,也传承了前童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传统。每当游客来到前童时,都会来到石镜精舍参观缅怀这位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。

在岁月的长河中,石镜精舍和方孝孺的故事依然熠熠生辉。它们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努力学习、追求进步,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。

